



一生
信生

绯雨宵 主编

苍紫默示录

CANGZIMOSHILU

城出版社



绯雨宵 主编

苍紫默示录

CANGZIMOSHILU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苍紫默示录

绯雨霄 主编

-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4.8

(阳光动漫系列,同人志)

ISBN 7-5360-4396-1

I. 苍...

II. 绯...

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3674 号

特约编辑:赵平

责任编辑:何满意 邓裕玲

插图:宝贝桃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

(上海市南蕴藻路 310 弄 8 号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 7.125 2 插页

字 数 130,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1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396-1/I·3508

定 价 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 ·

苍 紫 默 示 录

■ 灌蓝高手——水蓝色的年华

深深深蓝 2

■ 圣斗士星矢——牵绊在旅途

束缚——巨蟹座的迪斯马斯克 62

■ 暗之末裔——旧日情怀旧日风

东风破 110

目录 ·

■ 幽游白书——另一个舞台

泪 132

■ 银河英雄传说——往事如云烟

愿望 154

■ 侍魂——昙花一现的失堕少年

徘徊的怨灵——迷途的天童 184

灌篮高手 ·

水蓝色的年华

C A N G Z I M O S H I L U



深深深蓝

出处：《灌篮高手》

原作：井上雄彦

文 / 穆迦

2

PAGE



苍紫默示录

CANGZIMOSHI LU

一、高原梅次郎

早晨上学迟到了。

进教室的时候，服部老师的眼镜片迎着灯光闪烁了一下，显得有些吃惊，同学们也都露出些难以相信的表情。

的确，藤真健司很少迟到。

如果有社团活动或别的社会活动，我会请假，而要来上课便不会迟到。

我笑了笑，纯惯性的。

回到座位上。

“藤真，没什么事吧？”身后的花形小声地问。

“没事，塞车了。”我简洁地回答。

“哦！”他的声音总算轻松些了。

花形是个挺好的人，只是有时候太认真。我没告诉他为什么塞车。

我从车窗看出去，高原地产三十四层的新大楼竣工未久，浅银的外墙还没来得及沾满尘土。

警车呼啸着，警员们忙碌地设置路障，禁止车辆通过。我刚好被拦在黄线外。

司机桥本打听回来告诉我：高原地产的总裁正站在三十四层楼顶上。

身负四百亿无法归还的银行贷款。



我推开车门，走到黄线边上抬头寻找。

我视力不错，但也只看得到一个隐约的黑点。

高原梅次郎，我记得是个谢顶的老头。

在家中偶尔见过他一两次。

总有十分谦卑表情，对我父亲甚有巴结之意，甚至放下自己是我父亲大学前辈的身份，小心翼翼地用敬语向我问好。

那样谨小慎微，谦卑礼貌的脸的主人，正在这楼上。

哪里有不小心翼翼，谦卑礼貌的日本人呢？

小小的日本列岛，二亿人口就这么挤着，是需要这样一张脸吧？

楼顶隐约的黑点坠下来，越来越清晰。

我甚至看清了他额头最后的一圈花白头发。

风声响亮，重重刮过脸庞。



高原的头部先触上了地面。一声难以形容的闷响。

桥本反应极快，迅速闪到我面前。

他转过身来时，制服和脸上溅满了红色、白色的浆汁。周围顿时充满了呕吐声和哭泣声。

我微微笑笑，冲他摆摆手，“谢啦！今天你不用送我了，我坐计程车去学校好了。”

桥本拭了拭脸庞和眼镜，露出谦和又恭敬的笑容：“少爷请小心。”

不愧是藤真家的人。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制服挺刮，衬衫雪白，皮鞋锃亮。

走了很久才从看热闹的人群中挤过去。

那些表情丰富的人们。那些穿黑西服结深色领带的企业动物们。

二、翔阳

课后惯例，带篮球队训练。

藤真健司，十七岁，全日本高校篮球界惟一的学生教练。

三年前到横滨时，继母拿了份全神奈川高校名门的名单给我挑。

我无所谓。但她的表情让我有些不忍。

她的面孔很精致，是个出众的美人吧。举手投足间透出受过良好教育的感觉，出身也算名门。嫁我父亲十一年，有一个九岁的孩子，藤真秀介。我的异母兄弟。

我的生母辞世了十五年，我的记忆中没有母亲的角色，继母的毕恭毕敬，使我更显疏离——她现在叫我“健司”时的语气与许多年前叫我“藤真先生”时并无二致。

我与父亲，大藏大臣藤真平次的关系也并不亲密。

他也许对我抱有厚望，也许什么也不抱有。政治家的多疑天性。

但这些，原本也是无所谓的。十七年来，我自己也独自成长，也仍然面带微笑。

不过，继母的期待表情还是让我颇搔头。

“健司，海南大附属是本地名门，而且他们的篮球社也是全国顶尖的，你愿意去吗？”



“或者，武里高校是神奈川第一升学名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那要不就陵南高校吧？校长是我的旧识，我跟他说过健司要来神奈川念高中，他 very 希望你能去陵南，而且也会很好地照顾你——”

照顾吗？嘿，我需要谁、怎样照顾我？

抬头看见我的默不作声给她造成的不安，只好微笑着说：“没事的，让我想想看吧！”

随手翻了一下那个名单，看见翔阳男子高校，忽然心念一动。

“就翔阳吧！麻烦您了！”我把名单还给她，指着翔阳说。

“翔阳吗？真是太好了！虽然不是历史很久的古老学校，但升学表现很好，而且校方也非常开明呢！”她如释重负，但又犹豫了一下：“但翔阳是男校啊，没有女生呢，会不会很无聊呢？”

“这个没有关系，关键在于学习吧？女孩子什么的也不重要。”我

安慰她。

男校,这不是很好吗?终于可以避开那些愚蠢无聊的女人了……

国中毕业时,按传统,女生可以向倾慕的男生索要上衣的第二颗纽扣,我还来不及答应任何人,最后从外套到衬衣上所有的纽扣都消失了。若不时当时动作敏捷,恐怕上衣都保不住。

罕见地狼狽坐在车上,桥本默不作声,临到家时说了一声:“不愧是少爷,这么多女孩喜欢您。”

喜欢我吗?标准秀丽的面孔?富甲一方的家世?权倾朝野的父亲?球场上的活跃光芒?成绩单上的全部甲等?



谁喜欢我呢?如果没有那一切的我?

进了翔阳后同时进了篮球部。这不是我最喜欢的运动,可是,我也没有什么喜欢的运动,虽然自己擅长不少项目。

事实上,我在篮球与棒球间衡量了一阵。决定去篮球部时,让巴巴盼望了很久的棒球教练伤心了一下——在国中棒球界,我是最好的曲球投手。

觉得棒球太有游戏的味道,没有身体对抗;剑道与拳击,还有柔道,缺少团体对抗的庞大感;足球却太庞大了,个人主宰不来。

那就篮球吧,五个人对五个人,既有团体色彩,同时彰显个体——有时候想,乔丹应该感谢这个项目,只有这种项目造神——个人项目只有强者没有神明,足球有英雄,却没有独一无二的那个人。

我是想成为那个神吗？

或者，只是想恰到好处地沉没到人海中去。

三、教练

翔阳是年轻的名校，但篮球队的教练是老人。

吉本严守着只允许三年级生上场的可笑传统，训练手段保守僵硬，缺少必要的战术战略课程。

我耐心忍耐着。毕竟，微笑，而不是愤怒，才是藤真标准表情。

严格说起来这是支资质平平的球队。学长们的身高和弹跳都极勉



强，球感也不太好，而我所在的一年级除了我之外，倒竟颇为高大，虽然技术粗糙，但也自有优势。

带着这些高大的新人们击败球技平平又没身体优势的学长，是我在篮球队里的重要任务吧？

而这任务随着对抗的增加而变得日益简单。

而最终，我的训练服变成了主力的训练服。

新老对抗，因为我而失衡了。一年级的队友们重新成为板凳上的加油者，同时，成为我的支持者。

花形，高野，永野，长谷川，这些大个家伙变成了我的护卫。

我剑道四段，柔道黑带，拳击也小有心得，任何形式的打架也不在乎——小时候因为自己漂亮脸蛋和华丽衣着被挑衅过无数次，要有些自卫能力才不至于因为这些无聊原因而挨揍。

现在这几个多事的家伙跟着,更是任何麻烦也没有了。

开学三个月后,高校男子篮球全国大赛的县预赛开锣。神奈川只有两个出线名额。全县有男子篮球队的高校有二百余所。

翔阳没什么历史,也没有任何骄人战绩,校方只要求能打到十六强即可。

我们运气不错,轻松杀入。

吉本教练喜出望外。

进入八强战的对手是多年来享有盛誉的尚德高中。

吉本放弃了。他说,到这一步已经是翔阳史上骄傲诗章,不能打进八



强也没关系。但,为何不能?

吉本说:反正不可能,他们的实力不是我们及得上的,大家尽本分就好。

但我们让他失望了——我们严密的防守让对方只拿到四十七分!最终以领先对方十六分大胜。

从十六强变成八强,不但没让他打起精神来,反而更显畏缩。

击败下一个对手我们就能进入循环决赛,在四强赛中打三场争两个出线席位,想一想都是有趣的事。

但吉本的战术让我们立于不胜之地。

他让全队退缩后场,让我们身高不足一米八的中锋围夹对方近两米的球员,最重要的是,他让我坐在场边。

半场时,我们落后三十一分。

更衣室里,吉本说:大家已经做得很好。

花形他们望向我,我微笑着转开头。是很好。

花形突然开口说:“藤真你觉得怎样?我们会扳得回来吗?”

我眼角一扫,发现所有的眼光都盯着我。像花形一样殷切的目光,我从小到大一直习惯承受的目光。

“应该还会有转机的吧?”我淡淡地说,眼角余光瞥见吉本脸色苍白。不容易呢,头发白了一大半,想必有不少是为球队而变白的吧?

“诸位也许愿意听听我的建议,可能没多少意义——吉本老师,你觉得呢?”我温文有礼地问他,而此时他的反抗才真正没有任何意义。

“好吧,藤真同学说说看吧!”吉本悻悻然。



战略对我来讲是简单的事,我尽量把战术讲得明白些——顺便省略了敬语,但没有人抗议。

下半场铃响。

我站在场边,对先发的学长们说:“我刚才的话只是很愚蠢的个人想法,大家比赛时请尽量按教练的意思进行吧!”

当然,比赛仍旧进入我的设计中,大家反正已经尽量了啊!

分差停止加大并接近,但仍缺乏致命的反击。

“请让我上场吧,教练!”我恭敬地站在吉本面前请战。

他当然不同意,这并不出乎意料。

“请上我上场吧,教练!”我的语气渐变得硬冷。

我把同样的话一字不变地重复到第三遍时,吉本做出了换人的手势。

我上场时，翔阳的替补席一阵欢呼。

“下面，请照着我刚才说过的再来一遍吧！”我高声说。眼角看见的吉本，颓然地跌坐。

我们拿下对手，史上首次闯入四强。

次日，吉本称病，没来带球队训练。再次日，依然如此。

数日后，球队在四强赛中拿到第二，仅输一场给海南。

最后一战时，我的名字前面标注：代理监督兼选手。

循环战完结，翔阳出线。

吉本病好了，辞呈也交到了校方。

我的名字前面的“代理”二字去掉了。



四、千城

她说中国人称呼朋友时不用带上姓氏，更不必加称呼。

她叫李千城。

在她离开日本前两个月，我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存在。

旷课了。

沿着海滨大道去上课时，时间本来正好。

一声惊呼，我突然发现有人骑着脚踏车从斜里冲出来。骑车人的技术很不怎么样，看见路上有人也吃了一惊。急忙将车转向一旁，但收势太急，竟向坡下冲过去，情况有些危险。

我不假思索地伸出手拽住了车把。

不错,虽然力道挺急,但我抓住的力量也刚好抓稳——我指的是车子——骑车的人在车骤然停下来时,因为向前冲的惯性竟飞了出去!

还好,坡不算高,坡下是海边柔软的细沙。

我放下车,赶紧下去看那人是否伤到。

帽子跌落,那人坐起来,一头长发乱飞——竟是个女孩。

上课时间,她没穿任何学校制服,大红的格子衬衫,浅蓝的牛仔裤,白色球鞋。

但,并不漂亮的女生。

我不知她是否伤到,问:“对不起,吓到你了,没摔伤哪里吧?”

CANGZIMO SHI LU

苍紫默示录



PAGE

11

她揉揉头,愣了一下,然后大笑起来:“该我说对不起吧?看上去你才被吓到了呢。我没事!嗯,还有,谢谢你帮我抓着车子,否则我骑它下来,可能就冲进去了,”她指指海,“那可就麻烦了,我不会游泳!”

她抬眼看看车,又转头看看海,做出心有余悸、庆幸不已的样子。然后又大笑起来,好像真的很开心没掉进海里去。

她有两排不怎么整齐却雪白的牙齿。

我第一次不由自主地笑起来。

她歪着头看我,然后问:“有没有人找你做广告?”

的确曾经有一些人在街头拦着我问原不愿意做明星或拍广告什么的。但那是在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之前。这是不可能的事,在日本传统里,演艺圈是低贱之地。但,眼前的女孩为什么这么问?

她见我怔住,反而又笑起来。“我觉得你的牙齿长得很好啊,可以去

拍牙膏牙刷广告！”

我确定她不是日本人。虽然日语相当地道,虽然外表很相似。

也许是姿态,也许是笑容,也许什么都不是,只是感觉。

也许只是我没见过有这样热闹的表情与生动笑容的日本女孩。

中国的高中生,李千城,小我一个月,因为学校与翔阳附近的一所高校结为友好学校,而作为交流生到日本学习一年,此时时间已过大半。

我坚持送她去医院做了检查,如她所说,完全没事。

坚持送她回宿舍休息。

路上我问:“李小姐今天不用上课吗?”



她摇头:“不想上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是历史课。”

“对日本历史没有兴趣吗?”

“对谎言没有兴趣。谁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。”

我愣了一下,立刻反应过来:是中日战争的事。文部省最近修改教科书的暧昧表现让亚洲的几个邻国都很不满。

有时候会想日本在亚洲的处境。更多时候以为是利益与威胁的关系,教科书什么的也许不过是别人的说辞。

“那种事有必要那么在意吗?反正我们都没有看到啊,谁知道是不是真的。”我模仿她的口气,半开玩笑。

她顿时站住了。